

美国同盟体系具有很严重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使美国在弱盟友遭遇困境时容易受到拖累,导致其花费财力人力却往往收到相反的效果,甚至恶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2018年10月6日,在菲律宾三描礼士省,菲律宾海军参加美日菲三国联合军演

美国“圈友”花样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在维护、调整和扩大盟友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圈友”方式花样繁多。

— 魏红霞

2019年开年第一天,美国媒体爆出了一条有波无浪的消息:刚离职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曾在任内批准美国海军动用290万美元,以“特别支出”的名义雇用罗马尼亚当地承包商为一处军事基地修建总长124公里的周边道路。其中一笔耐人寻味的支出,是为购买一辆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达西亚”品牌掀背车。时任国防部长马蒂斯2018年10月致信国会,阐明需要花这笔钱,以“避免对美罗关系和民意造成伤害”。

彭博社指出,与五角大楼本财政年度几千亿美元国防预算相比,这笔钱与“四舍五入的误差”相差无几。然而,它显示马蒂斯有时采取“世俗小举措”,以强化与盟友的关系。

结盟交友是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谋求控制全局而采取的联盟性质的集体防务战略,进而在世界上集结了以美国为轴心的同盟集团。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在维护、调整和扩大盟友方面采取了各种手段,“圈友”方式花样繁多。

结盟

第一种方式,缔结盟约,这种方式约束力最强。

二战后,除冷战初期在杜鲁门主义的主导下,与拉美国国家缔结了《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外,美国在迄今为止70多年时间里,还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签署结成准军事

同盟,比如与日本签署《美日安保条约》,与韩国缔结《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与菲律宾签订《美菲联防条约》,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有《澳新美安全条约》。

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北约东扩,拉拢了东欧一些国家。通过这些盟约,美国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球的精细体系,并一直声称这是美国外交关系的基石。其实,这也一直是美国维护其战略利益的有效工具。同时,这些条约也将盟友的利益与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从法理上束缚了自身外交自主性。据统计,美国目前在全球有60多个条约同盟国。

承诺

第二,放话承诺。

近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各种打破美国外交传统的言论和采取的各种突破常规的政策,引发或加剧了盟友们的怨气,但是,利用承诺安抚盟友仍然是特朗普本人及其高官的外交手段。

例如,最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约旦等8个中东国家进行访问,向地区盟友承诺美国不会撤出中东,会与盟友共同应对所谓“伊朗威胁”。该访问计划中本来不包括伊拉克,但蓬佩奥后来“突访”伊拉克,先后会见了伊拉克总统萨利赫、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议长哈布希和外长哈基姆。蓬佩奥在会见中承诺,美国愿意投资参与伊拉克重建,尤其是帮助重建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解放的城市。

据美联社报道,蓬佩奥此次访问是美国高层官员近一个月对伊拉克的第三次访问,承诺美国将会保护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库尔德人。

军援

第三,以军事援助为渠道,以军事演习为平台,根据情势,施以“大恩小惠”。

“9·11”事件以来,以反恐为由,美国对盟友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援助,并对援助对象国的军队进行培训。

据悉,菲律宾是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大的受援国。2017年,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援助达1.5亿美元,为近年来之最,其中将近一半是军事援助。仅2017年7月,美国以加强菲军反恐能力为由,向菲律宾军方交付大批包括火箭弹、榴弹发射器及相关弹药在内的军事援助。

在中东地区,自2001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的援助一直居高不下。另外,以色列和埃及也位居美国提供最多军事援助的国家之列。

美国分地域、分对象进行各种援助,布局全球盟友网络,为维护其霸权提供后备基地。

战略

第四,制定战略方案,打造盟友共同体。近年来,这种战略在亚太地区表现十分明显。

比如,奥巴马时期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首要目标就是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美国向澳大利亚增派驻军就是“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的第一个步骤。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其在东北亚的动作。在经济上,奥巴马政府提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除去美国之外的11个成员国,有一多半是美国的准盟友。

特朗普上台以后,虽然中止了美国自身推进TPP,但是,在亚太战略方面迈出了更大的步伐,与日本、澳大利亚联合打造所谓“印太战略”,意图将南亚的印度囊括到传统的亚太战略范围。同时,美国还拿出先进军事技术竞标印度的军事采购,比如2017年美国拿出最新型隐身战机“F-35B”在印度竞标,这实际上是在用先进技术拉拢印度成为自己的盟友。

演习

第五,通过军事演习,巩固同盟。

以亚太地区为例。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了密集的军事演习计划,有些成为机制性的例行演习。这些计划以不同的名义将亚太大小不同的国家纳入军演网络,同时也将这些国家纳入军事同盟。

例如,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近年来参加国不断增多,演习规模逐年扩大,有时甚至达20多个国家。考虑到各国海军实力各异,演练科目各有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军演其象征意义已然超越了演练本身,其目的是在巩固传统联盟的基础上打造亚太版“北约”,进一步巩固提升与日、韩、澳等国的关系,提升盟友的整体军事能力。

不对称性

虽然美国在打造盟友圈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从战略、经济和政治层面实施了各种计划和谋略,从现实意义上说不可谓没有收获。但同时应该看到,美国同盟体系具有很严重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使美国在弱盟友遭遇困境时容易受到拖累,导致其花费财力人力却往往收到相反的效果,甚至恶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比如在历次阿以冲突中,美国毫无例外地支持以色列,导致其与阿拉伯世界关系趋紧。在亚太更是如此,美国“自动”卷入亚太地区事务,不但将自身拖入困境,还影响了西太平洋的安全局面。同时,当弱盟友的诉求和期待未被满足时,美国也时刻面临着弱盟友的离心和被弃。这种局势将美国拖入“付出愈来愈多,收获越来越薄”的境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